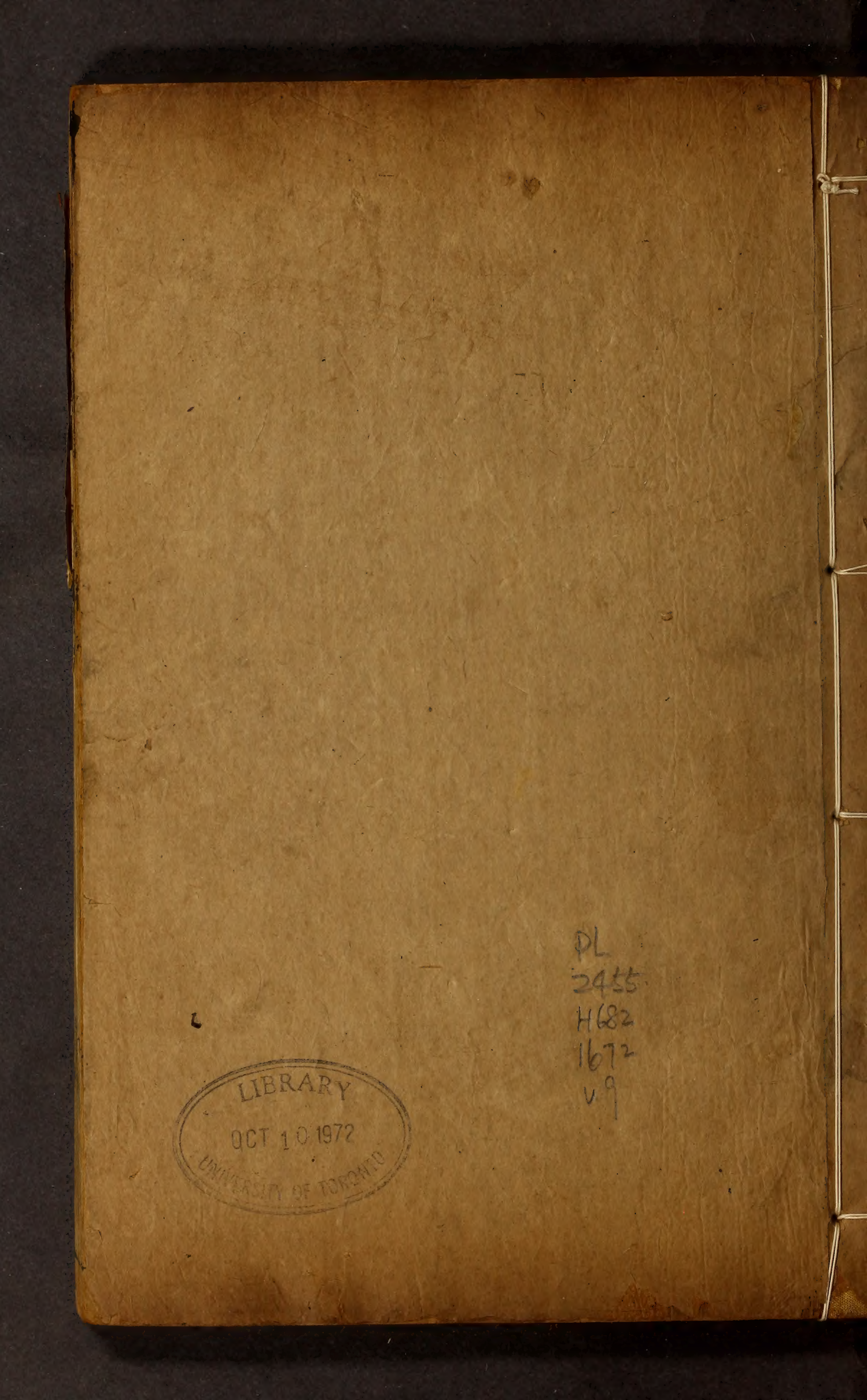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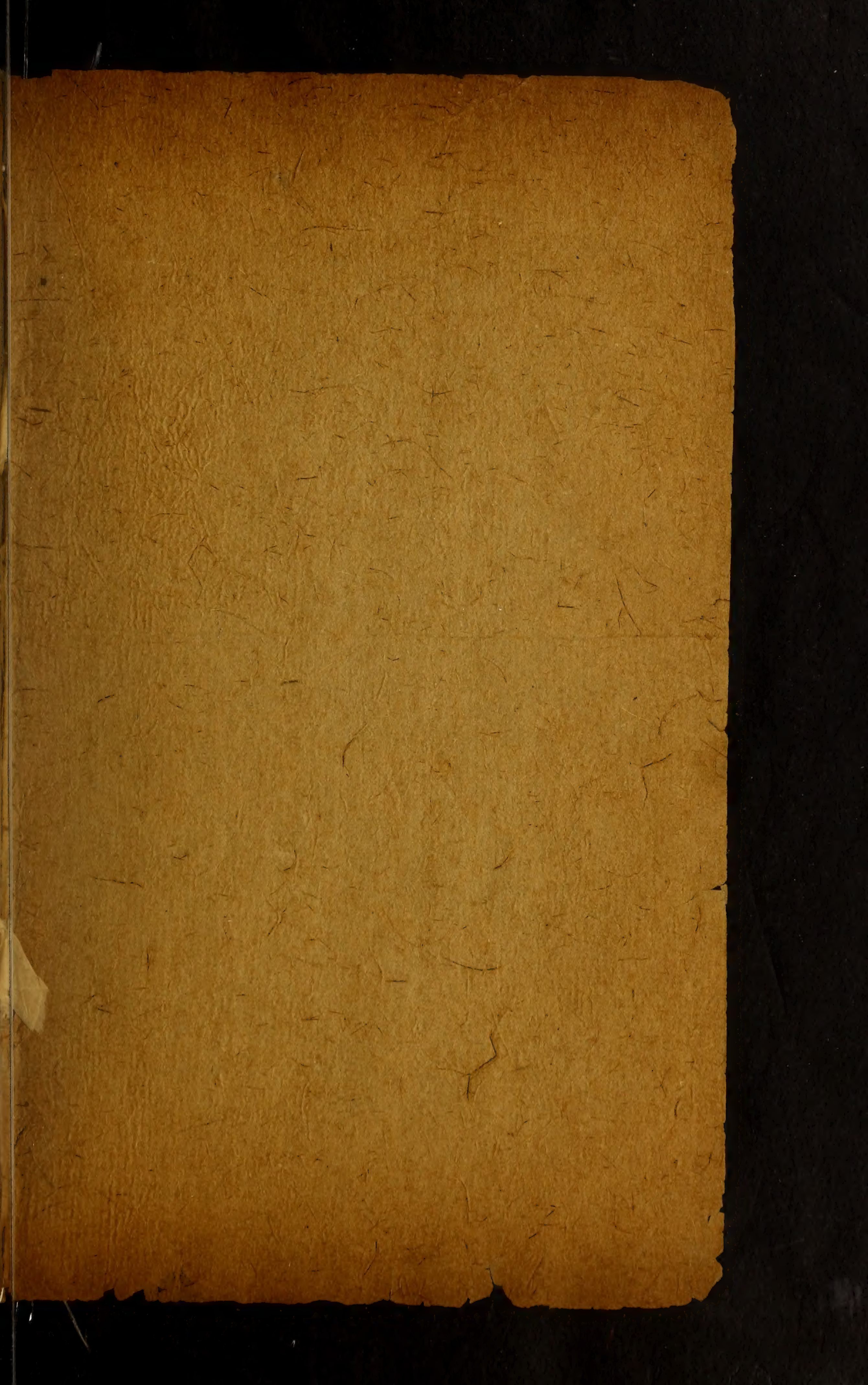




文選 卷九 詞



梁昭明文選卷之九

明吳郡張鳳翼纂註　延陵吳　芝校訂

牋　書在後而答反在前者以從牋列故也後吳質答魏太子書放此例

○答臨淄侯牋

楊修　修字德祖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之交好是時臨淄侯曹植才捷愛幸數與修書修答牋

修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　彌終也　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辱忝也嘉命植書也蔚盛也　誦讀反復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諷猶詠也詩有大雅小雅商頌魯頌　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

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表孔璋寄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潁汝潁食邑故云魏此疊植書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周章馳逐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荅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體同也發武王名旦周公名毛詩母氏聖善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王王粲陳陳琳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



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託左右執事也牘書版也斯須須臾也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植曾作鶡鳥賦命修作修辭不爲又命作暑賦修雖造成終日不敢獻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耶是使修刊定也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値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孔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呂不韋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成皆布之都市懸置

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定也修言今日之賦誦乃與古詩相類但不經孔子刪定故雜別其爲風爲雅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書悔其少作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是悔其少作也子雲與修同姓故云修家著一書卽法言也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爲皆有諐耶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甫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言如雄言則此二人皆有過也君侯忽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鄙宗過言謂壯夫不爲也若乃不忽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

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魏顆追秦將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鐘景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爲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可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故修以此言答輒受所惠竊備矇瞍叟誦詠而已詩曰矇瞍奏工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巳備誦詠之人而巳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巳豈敢望惠施以忝辱于莊周之相知乎惠施莊周相知者故引之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季緒名修劉表之子爲樂安太守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修故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魏顆敗秦將於輔氏其勲銘於景鐘景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為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可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故修以此言答 輒受所惠竊備矇瞍 叟 誦詠而已 詩曰矇瞍奏工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已備誦詠之人而已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植書云其言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已豈敢望于惠施以忝屬于莊周之相知先惠施以莊周相知者故引之 季緒璅璅何足以云 季緒名修劉表之子為樂安太守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修故云 反答造次不能宣

○與魏文帝牋 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繁欽 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鼓吹音樂也妓能也都尉官名薛訪姓名車子其御車者猶左傳叔孫氏之車子也 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上文帝也 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

均均者律調五聲之均也均長八尺施絃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送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漢置黃門工倡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位也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左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爲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尚勝也不能言竟不能勝也曁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

懷慷慨 衽衣襟也泫流貌隕墜也慷慨歎息貌 自左⿰馬眞 顛 史妠 奴紺 謇姐

名倡 魏文帝令杜夔與左⿰馬眞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史妠謇姐亦當時之樂人倡樂也 能

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 詭奇也 竊惟聖

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

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

樂蓋亦無量 御進也事謂西征也訖竟也與去聲 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牋 東阿王曹植也

陳琳 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客事紹死曹操辟爲軍謀祭酒典記室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青萍干將皆劒名 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言才如劒之利也 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 鹽念 絶煥爛 焱火華也 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 飛兎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爲龍可得言不可得也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

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嵩鄙盍著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北植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比截懽截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質 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才爲丕所善爲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亾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畧盡故云追亾慮存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厠列也衆賢謂陳徐之流微行謂微服而行也壽上酒稱壽也土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

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輻至言衆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阮陳阮瑀陳琳也儔類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亦坐事誅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之而今各逝以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

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所天謂太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爲場圃而優游休息其間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抗高也摛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色文章奮振也）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太子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質以此答之百謂勝百倍也）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敕正也）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時邁齒载（徒結）猶

欲觸胷奮首展其剖裂之用也觸胷奮首剖裂謂用鋒刃甘死而効其用以報德也不勝慺慺慺慺敬謹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 耀靈日也匿藏也言夜以繼日也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爲上卿秦昭王爲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沈頓酒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失 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前謂前人之政 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恒山在西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 北鄰

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還過趙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故云所忌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奇譎背水陣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也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鉅鹿縣名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涖之涖臨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

邑無豪俠之傑也科條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懍懍危懼貌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執迹也今不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糾結固無奇矣陳咸為南陽太守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

臧死不恨後竟入爲少府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貿易也謂已情亦與張敞陳咸相類也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爲鄭沖勸晉王牋 沖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大傅魏封司馬昭爲晉王備禮九錫昭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籍爲其辭

阮籍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嘉命即魏冊命 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勝 由證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詩日實維阿衡實左右商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尚書日魯侯伯禽宅曲阜詩日奄有龜蒙遂荒大東龜山蒙山也 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呂尚

釣於磻溪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爲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故云指麾武王已平商封尙父於齊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相謂司馬懿爲魏丞相也世有言不絶也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霞服羌戎東馳回首內向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諸葛誕反閉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權懾服也三越

謂越及南越閩越也宇內康寧苛慝不作苛慝繁惡之政也是以殊俗異域東夷獻舞殊俗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獻舞獻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謂封爲晉王明公受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旨意也謂魏帝之意也介大也允信也天人謂天意人事也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元大也光光明貌如彼謂彼靈州之類國土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內外協同靡諐靡違諐失也言人無異辭也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朝服言不假兵革也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岷山江所在也西塞言滅蜀也望祀謂祭此山也廻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

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哉揖謝皆讓也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嗣宗雖爲勉進牋末乃勗以支伯許由諸以小讓可謂頌功而不失其正與他勸進文不同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朓爲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勑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卽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潢汙雨水也沃若良馬行貌踰已願終事王而莫能遂也 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唈 烏合反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皐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皐壤搖落謂秋也岐路東西謂別也惆悵嗚咽皆悲傷也 況乃服義徒

攡歸志莫從服義忠於所事也攡抱也邈若墜雨翩似秋蔕音帝墜雨離雲秋蔕辭條喩巳別王也眺實庸流行能無筭言不足數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言遇休明之代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捨耒罷耕也場圃田園也奉筆兔園從事於王也梁孝王有兔園引以爲喩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從子隆也王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荊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越東楚西絶流曰亂浮游也契闊戎旃從容讌語戎兵也旃旌也長裾日曳後乘載脂裾衣裾也日曳謂朝夕游王門也魏文帝書云文學託乘於後車詩曰載脂載舝榮立府庭恩加顔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言沐王之德深故不測涯際也晞乾也撫臆

論報早誓肌骨 言撫胸論報恩將銘鏤肌骨而不忘也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 寤覺也滄溟海也莊子云鯤化爲鵬海運將徙於南溟滄溟未運王未遷轉也波臣涸轍鮒魚之稱自喻也蕩流也 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渤澥海名喻王也旅翮先謝自喻去王也 清切藩房寂寥舊華 藩房王府舊華眺舍也 輕舟反溯弔影獨留 言舟反而巳留也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謡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楚辭顧龍門而不見 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 冀王入朝而巳候於江渚也艎舟名 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 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戸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秋實言實用也用採㢈子之春華忘家臣之

秋實事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言王如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蓍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舊也楚昭王忘其蹻屨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舅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哀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東觀漢記張堪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橫交也不任犬馬之誠

○到大司馬記室牋 齊宣德皇后令以蕭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爲司馬

下記室昉到官而謝之

任昉

記室叅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册 令善也膺當也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 含生有生之類庇託也 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君子謂衍 咳唾爲恩眄睞成飾 睞視也恩飾謂光於己也 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左傳狼瞫曰吾未獲死所言懷恩惠自當以死報德也 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

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爲記室至是符昔言也漢書厮養卒日左提右挈詩日善戲謔兮淪變也

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言不能先知蕭衍當興而仕齊乃淪沒於驕君之餌

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賀淮南子日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言衍殺東昏侯時昉免死也

明公道寃二儀勳超遂古明公謂衍也

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奉轡扶轂言下之也

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日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府謂司馬府也翹舉也

維此魚目唐突璵璠扶元反魚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衍唐突猶抵也

顧己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涯分也寔是也塵污也忝辱也

雖則殞越且知非報毛詩日匪

報也承以爲好也言雖致命非所能報也隕降也越墜也不勝荷戴屛營之至謹

詣廳奉白牋謝闕昉死罪死罪

〇百辟勸進今上牋〔今上謂蕭衍也齊帝寶融詔授衍梁公加公九錫衍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衍猶謙讓未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

任昉

近以朝命蘊策冐奏丹誠〔朝命天子之命也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奉進也丹誠赤心也謂傳齊命〕奉被還命未蒙虛受〔虛受用易感辭懸拳〕搢紳顒顒深所未達〔搢紳謂百官也顒顒敬仰貌未達言不知衍意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也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舜以天下讓石戶之農夫石戶之農夫負妻攜子入於海終身不反〕是

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爲天子七年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王至磻溪之水呂尙釣于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尙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及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不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言況衍之家代有聖哲遺德在人也衍父順爲齊侍中兄懿監郢州經綸草昧歎深微管綸理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深也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蕭懿爲豫州刺史鎭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于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尙書令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造成也王室言齊也雖累繭救宋重胝

竹尼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重繭累胝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七夜至今于秦庭以見秦王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敗之以存楚國以懿觀之墨翟包胥不足云也呂氏春秋有偷鍾者將椎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喻東昬侯欲自掩過也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不賞之功東昏侯歸政閹豎而鴆殺懿也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酷痛也紂惑妲己玉馬走宋謂微子開宋也玉馬喻賢人也以東昬無道賢人歸衍也桀殺龍逄于庚子之日有金版出于庭中地曰臣族虐王禽龍逄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言桀必見禽也謂東昬殺懿懿與齊同姓亦如此明公據鞍輟哭厲三

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孫策爲許貢客所殺張昭勸權輟哭光武見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肉臥枕席有涕泣處言術如二主而三軍義士爲之激厲也輟止也故能使海若登祗鼜圖效祉海若海神也霸王之君興則見祗神也鼜盡也效祉致福也山戎孤竹束馬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景從如日景之從人也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子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公以爲巳力濡足喻救世也言術非貪天功實得之于救人也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遵兹神武驅盡誅之泯濟必封之俗紂民皆可誅周民可比屋而封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

君子將使伊周何地邃伯耻獨爲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戶貢款悉心重諸伏願特膺典册式副民望



奏記

○奏記詣蔣公太尉蔣濟聞籍有才儁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諭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書云咸有一德含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爲太尉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辟猶召也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吹律而温生黍陪乘參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

者爲道存也（布衣韋帶皆賤服韋皮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鄒鄒衍卜卜商承上文而言也猥頓也大禮謂辟命）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東皋籍所居也澤畔曰皋當塗謂貴人也）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淸擧（謬恩言施恩之謬也）

書

○答蘇武書 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

李陵 陵字少卿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令善也策立也休美也暢通也 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昔人卽雍門周所謂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也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望風謂遠望也依依愁思也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 遺忘也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 慰誨勤勤有踰骨肉 慰誨謂慰勞敎誨也 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

涼

異類韋韝古豆毳幕以禦風雨韋韝即皮條用以縛帳幕令可張施也毳幕氈帳也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冰厚故色玄土地也慘裂寒甚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年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

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
令先君之嗣更成夷狄之族又自悲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功
大罪小不蒙明察功謂戰功罪謂降虜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
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
顧國家於我已矣已矣絕望之辭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
攘臂忍辱輒復苟活攘奮也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
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
耳爲作也忉憂也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
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

千出征絶域作書是漢昭帝時故謂武帝為先帝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無五將想武紀畧之也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搴拔取曰搴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驍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堪勝也言此時功大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絶

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爲主陵爲客客且不如疲兵再壹矣陵步卒匈奴馬騎步勢又相懸絶也

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初良切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戰也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徒空也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血即泪也飲血謂飲泣也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賊臣謂管敢也軍候管敢被校尉辱之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于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昔高皇帝以三十

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方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云云郎罪陵之深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所以然者蘄其驅醜虜翩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

弄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史記吳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莊公為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乃盡還魯侵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言陵教單于為兵公孫敖捕得生口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

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蕭何樊噲韓信彭越也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周周勃也魏魏其侯竇嬰也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

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元狩四年大將軍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願居前不聽廣出失道大將軍因問狀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

不遇至於伏劒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蘇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衆少也萬乘謂兵甲多也幾近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壯年也）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茅土千乘皆謂封侯之事也）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

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兩下分過筆如犀利）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言之淚零）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傷心悲絕）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為霍光上官桀輩）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漢書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北風

謂南風向北

李陵頓首

閩南風之[illegible]行

○報任少卿書 遷既被刑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以此書

司馬遷 遷字子長初爲太史令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謙辭也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 曩昔也 意氣懃懃懇懇 懃懇忠款之貌 (叙來書意一段)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責望也不相師不從善也用流俗人之言術時論也 (自辨一段) 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 殘謂被刑穢謂惡名也 動而見

尤（言舉動必爲人所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去聲）爲之孰令聽之（誰爲猶爲誰也言已假欲爲誰當爲誰爲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已者用女爲悅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點辱也）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安前與遷書宜答但有事故不獲答從上來從駕幸也賤事家之私事也）相見日淺卒卒（七忽）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卒卒促遽也間隙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安爲戾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

不可知近季冬將刑也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雍紆共反

薄迫也上天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雍卒然言速也不可為諱謂死也是僕終已不

得舒憤懣門本以曉左右懣悶也恐安死未答書是我終身不得中憤懣也左右猶足下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長逝者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則私心之恨無窮也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

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取謂受惠與謂行德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

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詬恥也謂遷被刑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令宦者雍渠參乘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去衛之陳商鞅因景監見秦趙良寒心趙良日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寒心懼其禍之必至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同子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日同子漢書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日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絲盎之字也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中才謂常才也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

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太史令千石故云下大夫外廷謂朝堂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榻）茸（冗）之中（闒茸猥賤）

也細毛曰茸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本末謂終始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不可羈縶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亾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謂同爲侍中官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杯酒接殷

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振宕跌落峰突巒突）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罵世痛切）短媒糵謂揣其罪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又提此段言李陵之勝）千（敗曲折周備便可作李陵傳讀）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王庭匈奴庭也垂餌猶送食也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挑挑敵求戰也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陵軍少殺匈奴多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

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左右賢王並匈奴侯王之號也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拳弩弓也讀為拳者謬矣且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爭死敵者謂爭勇死於敵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言有使報漢謂漢捷也羣臣喜陵之功奉觴上壽謂上天子酒也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怡悅也大臣憂懼不知所

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味之甘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與衆分而共之故得人死力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彼觀猶觀彼也得其當謂得其機會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僕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魚解眥柴儕之辭廣猶開也睚眥怒貌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才呂貳師而為李陵遊說稅遂下於理初上遣貳

師李廣利出令陵爲助及陵與單于相値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爲陵遊說下遷腐刑理治獄官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拳拳奉持之貎列分解也因爲誣上卒從吏議言衆吏議以爲誣上天子終從其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法可以金贖罪而遷家貧無金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陵家世爲將有名今以降虜而頹之頹墜也佴次也若人相次也蠶室漢行割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言我又次之於此刑也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

符丹書之功先先世也剖符契有功者執之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

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遷父爲太史掌

知天文律歷卜筮祠祝之事爲天子所戲弄以倡優畜之者故爲俗之所輕假令僕伏法

受誅若九牛亾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

與死節者次比九牛亾失一毛言不足爲輕重也比次猶云比擬也特以爲智

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

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

理也色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屈體受辱屈體

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罪人著赭衣也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關木桎械索繩也箠杖也楚荊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鉗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刖足之類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檻圈也穽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遷自喻志節之士為刑所加威力屈折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鮮平聲也牢獄也勢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也鮮明也言人當自決於未薄以免獄吏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

之中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以圜土教罷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正惕息徒衆也隸奴也正惕息正容驚惕屏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强顔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彭越梁王也高祖將誅陳豨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爲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皆爲諸侯也抵罪猶伏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權傾五伯言盛於伯也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鐘下也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魏其竇嬰也赭赤色也罪人之服關穿也三木謂杻

械杻季布爲朱家鉗奴季布爲項籍將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之魯朱家賣之灌夫受辱于居室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爲丞相所怒乃縛之以其駡坐不敬繫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此人謂上從西伯下至灌夫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罔猶法也塵埃猶拘繫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强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節節氣也遠猶晚也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

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
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
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
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
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縲黑索也紲
攣也所以拘罪人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
辱蓋欲成先人之業故未能死也且夫臧獲婢妾由
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荆陽淮海之間呼奴爲臧呼婢爲獲所以隱
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
鄙陋不盡鄙陋謂修史也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

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倜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韋相秦後以嫪毐事徙蜀呂覽即呂氏春秋也韓非作孤憤秦王悅之李斯姚賈毀之乃下吏按不韋呂覽在相國時不在遷蜀時方氏呂覽序辯之已悉孤憤亦非囚而後作遷但取比類耳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文畧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己同志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未易可居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

里所戮笑〔戮辱也〕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垢穢也〕是以腸一日而九廻居則忽忽若有所亾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曰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力割〕謬乎〔剌戾也謬誤也〕今雖欲自彫瑑曼〔音萬〕辭以自飾〔曼美也〕無益於俗不信秪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畧陳固陋謹再拜

〇報孫會宗書 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官遂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與惲書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辭氣怨激卒以買禍

楊惲 惲字子幼華陰人也為常侍散騎封通平侯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底致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先人餘業謂惲父敞為丞相也宿衛常侍散騎官也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霍氏謀反惲以先聞知因得封侯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禍會謂見廢也 足下以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督正也 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惟思也猥

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然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默息不言也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書意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舊曰徹避武帝諱作通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家也侯卽平通侯也總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則戴長樂所告也惲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人之所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

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君上之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既盡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六月伏日也夏日嘉平殷日淸祀周日大蜡故改為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

而呼嗚嗚缶瓦器秦人擊之以節歌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種一頃豆落而為萁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萁言徒為盡力而無益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須待也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袖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

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也販易也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

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不寒而慄戰慄言懼也

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雅知謂會宗也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

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對策文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言今為庶人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西河會宗居正也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西安歸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昆夷西戎也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旃之也



○論盛孝章書 盛憲字孝章舉孝廉補尚書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爲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爲兄弟升堂見親後憲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融憂其不免乃與操書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吳所害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也始滿正五十也融過二歲海内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

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融蓋孔子二十一代孫吾祖謂孔子也論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一介謂單使也長八寸日咫言短書不假多也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可致可迎至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

之人所共稱歎九牧猶九州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市千里馬於他國未至而馬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怒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於是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此言孝章縱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望能救之足以致賢才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脛足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

自齊往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讐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鄒衍劇辛皆至乃破齊國威振諸侯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獸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稱引謂引古義也斯義招賢之義也因表不悉

〇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浮欲收士心辟召州中王莽之屬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賑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資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賂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朱浮 浮字叔元初從光武拜大司馬主簿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傳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命子封帥居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鄭伯克段于鄢 伯通

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謂輔受命者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以證母尚能致命一飡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職之人言感一食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一官一綬也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

建忠侯賜號大將軍大邦漁陽也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言其不顧恩義而爲背叛朝夕與人言辭拜起豈不厚顏坐臥念之何以爲心言內愧也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言寵已封侯可傳子孫也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況字俠游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挹損也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

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今乃愚妄自比六國時伯通自號國爲燕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廓開也勝強也將猶近也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所數也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下非比六國時也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孟津海口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言寵之叛逆如病者中風而狂走內

聽嬖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寄奏寵王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爲羣后惡法羣后指功臣已封者而言惡法亦鑒戒也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定海內指光武而言前事指寵不應徵而言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寵如不悛必見誅滅則親者痛之讎者快之矣

人
背海
戊
心回念
上不感
入所素而
誠其惠溝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洪字子廉太祖從弟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子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爲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僞意者說事頗過其實 賊謂蜀將張魯 得九月二十日書 得文帝書 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遂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 歡笑也 辭多不可一二初舉大綱以當談笑 一二委曲也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 漢中謂入蜀之地也左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

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縞出曲阜者更輕細故曰魯縞言我軍過彼險固甚易也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言莫敢抗不義而彊古人常有不義而彊左傳叔向語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猾亂也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詩蠢爾蠻荊大邦爲讐此詩書所歎載皆謂其難敵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察蜀之地勢以中才處之亦難急取倉卒謂急速也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

信然文帝與洪書曰今鼻包凶邪之心肆蠱誠之政天兵神指師徒無暴樵牧不臨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有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有扈氏威侮五行並爲暴亂啓與戰於甘之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商紂也周武王也不敵不相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音孟津有再駕之律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崇虎崇侯虎也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乃降武王伐紂至於孟津而還是再駕也然後殪音翳戎勝殷有此武功康誥殪戎殷殪猶滅也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

今者也星流景集飇舉霆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未有疾速若今日者景日影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力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與曹洪書日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詐孫吳勒入陣之變猶無益也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季梁隨賢臣也楚將伐隨知季梁在而不伐暨至衆賢奔絀勑律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衆賢謂上三仁及宮之奇季梁也三

國謂虢虞隨也奔細謂縻棄也言此以見無道之國有賢猶可救也墟謂丘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公輸爲雲梯必取宋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械盡墨子之守有餘公輸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若乃距陽平據石門褒谷西有古陽平關石門在漢中之西攄八陣之列八陣一曰方二曰圓三曰牝四曰牡五曰衝六曰輪七曰浮沮八曰鴈行攄布也騁奔牛之權田單爲火牛以破燕軍焉肯土崩魚爛哉魚爛自內發也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

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息惟)渙者學藻繢之綵(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虫以奉宗廟御服)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司馬長卿楊雄王褒也子勝斐然猶云慕效也)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汝輕我如東家丘謂我文辭皆倩陳琳作是何言歟)夫騄(綠)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騄驥良馬也垂耳謂未能用其力故耳垂也坰牧野外也鴻雀大鳥也戢斂也汙池小水也)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相馬經云一筋從玄

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曰上陷如井字蘭筋堅者千里陵厲淸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補角哉厲奮也陵厲淸浮鴻也顧盼千里馬也晨風鸇也毛詩隰有六駁駁如馬倨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其界也洪白楚元王傳過其丘嫂張晏曰丘大也丘言猶云大言也噱笑也

黎也遊白楚元
本六駿駿如馬作乎
所千里馬也景風騶
下謂其借韓公景風彼
卯井宇爾循堅者千里
謂之蘭節女中者曰上

○爲曹公與孫權書

阮瑀 瑀字元瑜操爲司空召爲軍謀祭酒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 爾雅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重婚曰媾吳志策并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

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趣向也 因緣假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漢高祖徙信爲楚王後降封爲淮陰侯故云失楚光武至薊彭寵上謁光武接之無異羣臣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朱浮浮對曰陛下皆倚爲北道主人寵謂

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衍豨而與胡和事寛得長王燕勝還報具道所以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綰謀上召綰綰稱病故云巳隙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矦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何旁郡警急賁赫爲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故云情漏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楊州舊屬江南今魏徙楊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捐舊棄舊也抑過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壽州

刺史劉馥每請伐吳操常遏絕不許未浮爲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寵遂反操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乎

無匿張勝貸故之變盧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意綰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爲匿藏張勝而恩貸之言權無此也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英布謀反賁赫告之固非燕王淮南之疊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侮人所構會也蘇秦謂齊王曰此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與石通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劒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二聞鄙諺曰寧爲鷄口不爲牛後仁

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辟計反緒業也言業已信之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齎持也秉執也）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暢通也言我想權本心不願若此）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姻親厚援皆謂權也隙釁也）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韓子曰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

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乃使仁君翻然自絶以是忿忿懷懟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二族謂曹孫也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素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吳志曹操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公公軍燒其餘船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

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荊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餘地耳本非巳分故云無傷於孤自遂任意也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項羽巳滅田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高祖恐其以爲亂遣使赦橫日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巳得長安更始爲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爲守乎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自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魏志建安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

入淮出泗水吳志初曹操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畧徵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濮祖了切湖名將恐議者大爲巳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廻情左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爲巳榮是時江西戶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之議者大爲巳國之榮自謂巳得長策可無西方之患以此未肯廻情向魏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姑蘇吳臺名麋鹿游言國亡臺荒也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易姓爲輔氏穆生謝病

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穆生者漢楚王戊門下客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穆生乃謝病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後楚吳與七國連反誅穆生鄒陽不及於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四士謂子胥輔果穆生鄒陽也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巳哉甚未然也甚未然者言能取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

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分亂漢書韓信進擊魏王豹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甖渡軍襲安邑虜豹而歸言長江不可恃也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但明古人之義當自謀之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隗囂自稱西州上將軍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請一丸泥

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嚻心然元計遂反朱浮奏寵上徵之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勸寵不應徵三人皆不審事理以見亾滅爲時人所笑也

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

漢書梁孝王怨袁盎遡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乃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後漢書竇融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卽位心欲東向隗嚻使辯士張玄遊說融不納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爲凉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

張昭字子布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欲令害之

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

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若憐子布顧言俱有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會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操相聞事覺權幽縶之數歲卒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權遣爲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

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廻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案止也守次不前也及孤猶言思及我也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言權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云牽復吉言相引以復於善也牽引也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言皆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如魚濯鱗於清流鳥飛翼於天路也

○與朝歌令吳質書 質爲朝歌長大軍西征大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季重吳質字也無恙猶言安否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也局近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毛詩願言思子任堪也 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 謂朝歌僻遠書問少致故增勞 也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 南皮縣名丕嘗與質同遊 彈棊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淸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

輪徐動參從無聲從謂侍從之人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言物極則反樂極則哀故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足下謂賓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異物謂生死爲物各異以阮瑀已死也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夏至則景風生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遵循也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記乘於後車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帝爲太子故文學附後車以從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時異謂此時不同游也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丕白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别來行復四年行猶且也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歎三年爲遠況四年思何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結謂憂心之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徐幹陳琳應瑒劉楨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

百年已分去聲可長共相保已分如云分所當得是以不知其爲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撰定也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偉長徐幹字也箕山許由隱處也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德璉應瑒字也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

文對之抆亡粉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

微為繁富孔璋陳琳字也章書也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

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公幹劉楨字也遒勁也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元瑜阮瑀字也記亦書類翩翩雅致足以娛神仲宣獨自善於辭

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仲宣王粲字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

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絕絃痛知音之難遇也覆醢傷門人之莫及也諸

子但為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

遠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光武賜隗囂書更猶歷也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言德不及光武年與已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文帝謙非才而居太子之位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言處重位舉動出入人所瞻視不容易易故恐不得爲昔遊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又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不在白於邑哽咽也



○與鍾大理書　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時帝爲太子以從征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於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乃作書謝繇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禮記君子比德於玉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　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皆美玉名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於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棄之於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聯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示貴也　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晉荀息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虞公許之晉既滅虢還而滅虞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
美玉白如截肪方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截割
也肪猪脂也栗蒸之色黃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
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
聞有良比也四寶謂上白黑赤黃之寶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
願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
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抃拊手也會謂笑而拊手也當自白書恐
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
旨荀宏字仲茂爲太子文學使爲子建先容述丕所欲之意旨猶意也乃不忽遺厚見

周稱周稱謂縣書也鄭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縣在鄭城太子在孟津騎使從鄭都還到孟津匣以盛玦者緟窮匣開爛然滿目緟繫匣者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坐章臺相如奉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言有昭王之美觀無相如之欺奪也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 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王粲在荊州故曰漢南陳琳廣陵人在冀州爲袁紹記室故曰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幹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劉楨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應瑒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北魏上京謂帝都也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

抱荆山之玉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故云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内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讃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

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爲劉季緒張本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此言知文者乃可論文也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居綺摭之石利病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詆訶呰也掎偏引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

呰紫五霸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魯仲連聞而謂曰今楚軍南代趙高唐亾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終身不談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蘭茝蓀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咸池六莖黃帝顓頊樂也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

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以巳辭賦比稱家之說野人之歌匹夫之思有足存者擊轅野人歌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楊雄爲郎郎皆執戟而侍楊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爲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言實錄其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

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惠子惠施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常調謂常會密坐謂接席也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鳳以喻文虎以喻武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青霍去病武臣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喻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若人雖不用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不食其肉亦且快意植得自託也

當斯之時顧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曜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常不相見言相見恐光景之速別離如參商之隔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抑止也頓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借光景之速思使日少留也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日使之還却也濛汜日入處閉濛汜之谷使日礙而不入也然天之高遠實無由攀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

曲時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曠遠也復面謂若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言還朝歌當覽諸賢之作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憙事謂好事知文者小史作吏也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有故爲貴耳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伎樂何謂過之而迴車是彼有不知音之蔽

也足下正值此縣想亦勤我張目怒之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王良伯樂善御馬者楚之叔敖鄭之子産二子俱不易人而治者願賢勉之也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答東阿王書（東阿王曹植也）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羡寵光之休暴猶頓之富也（質前從鄴還縣也猶頓古之巨富人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玄北也伏憑也）旣威儀虧替言辭漏渫

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燿穎卽毛遂所云處囊中當脫穎而出也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使收債於薛諼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曰爲君市義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謂諼曰先生爲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免有三窟乃免其死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爲樂矣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信陵君魏公子無忌方置酒大會賓客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嬴嬴上坐不讓後秦伐趙圍邯鄲平原

君使使求救於魏用侯生許盜兵符以救趙邯鄲遂解故云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臆懷眷而悁邑者也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悁邑憂貌以上疊植書足下鷹揚等語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幷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究盡也肴肉也公子謂植也鄙人質自謂也庶幾近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所天謂子建言已所仰頼也天之文義卽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之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清酤酒也抑止也言得侍坐子建將對酒不酌止肉不食也使西施出帷

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西施美女也嫫母醜女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宴之時也）秦箏發徽二八迭奏（發徽彈也二八言少艾也）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塤簫樂器也激亦動也靈鼓鼖鼓也）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嘈嘈喧甚也以上疊摘書大丈夫之樂以上等語有箴規意）謂可比儷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武王伐殷西夷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權備謂吳與蜀也）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謂到縣乃諷頌子建所賜之文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

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左傳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方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蓋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文皆爲諷誦何但小史而已以上答植書可令憙事小史等語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言久也用歌且舞言人歌樂之也儒墨不同固

以乆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少康有衆一旅一旅五百人也言朝歌縣小不足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六尺曰步武跡也言地小何足馳騁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質託言若不改大任將何以用力也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 滿炳字公琰琰爲別部司馬公琰前日曾過璩至明日璩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璩璩事不得往故爲報

應璩

璩其魚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遊旅無以過也 侯生侯嬴也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信陵君欲見之自匿不肯見信陵聞所在乃閒步往從之游甚歡遊旅客舍也 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現誠知已 郎君謂炳也頑才璩自謂也炳父寵爲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 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 言奔馳車馬宣我教命周求饌食以給公琰 陽書諭於詹何楊倩說

於范武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鱎也其爲魚味薄而不美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揚鱎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蠒爲綸芒針爲鉤荊蘇爲竿剖粒爲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齕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此言使陽晝曉喻詹何其釣楊倩說令范武使其酤

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芳旨美酒也發出也魚應釣旨應酤也

繁俎綺錯羽爵飛騰俎俎豆也言繁布如文綺錯雜羽觴作爵形儀

禮請媵爵今文媵多作騰牙曠高徵義渠哀激伯牙善鼓琴師曠晉樂太師也鼓琴猶絃謂之徵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詳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産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灌夫字仲孺夫嘗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夫安敢以服爲辭同産謂姊也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嘗有部刺吏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侯君需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趣令後閤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宜展驪駒辭曰驪駒在路僕夫整駕驪駒馬也就駕言將行而歸也追惟耿介迄于明發追思也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會約也來命謂炳有使來也漳水名大漳

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館謂老子廟也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緑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日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長思不見史傳按書稱大弟合是璩中表弟也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 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出其闉闍有女如荼下章云匪我思存風人詩人也 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睇有萬里之望 王肅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何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擢也 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 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高勢謂顯授見拔者斂翼故枝如鳥之不能高飛遠舉也 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 塊然獨居貌 汲黯

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 汲黯拜淮揚太守伏地謝不受曰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何武恥義未詳有由蓋謂時勢不可處也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 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結駟連騎也 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 楊雄家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 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 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習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 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 袁生未詳何人要是壕友也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太原閔貢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

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秋物雖榮者露霜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豈可悵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大弟謂曹長思也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言無所芘蔭而處也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土龍以祈雨玄寺即道觀也泥人即祈雨土人也矯首鶴立言望雨不至也闕里舊註皆於廣川無所取義當闕疑修之歷旬靜無徵效祈雨不降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暴露謂身

九日中也靈壇祈雨壇也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湯身禱於桑林剪其髮劘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雨大至周正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左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

應璩

璩報閒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芒洛北大

一也 風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 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 接武茅茨涼過大夏 堂上

接武武跡也屋以草蓋曰茨大夏大屋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清涼已過大廈也 扶寸肴修味踰方丈 四指爲扶扶音膚肴肉也修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也 逍遥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 春芳春日之花草也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之華以拂日使之還却也 弋下高

雲之烏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餘讚善便嬛一緣稱妙何其樂哉蒲且古之善射人便嬛古之善釣者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桓生欲借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濱近也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汶上用閔子騫則吾必在汶上事言不仕也昔伊尹輟耕郅質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旻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東觀漢記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

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
而去堯舜也次都日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
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
爲郎秉執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鉤鎦並取魚物
丹水水名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禪爲天子由曰敬髮優游丹以貪天下爲樂曾參云晉楚之富
不可及也彼以富我以吾仁彼以爵我以吾義前者邑人念弟無巳欲令州
郡崇禮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
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左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有限而黄河千年一清聖人乃出焉何可待
也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

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子孟霍光字也淮南子云隴西之游愈躁而愈沉言其志欲疾而益沉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游宦無援而謀富貴亦如欲疾而沉射遠而近也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子路遇丈人殺雞為黍而食之言追蹤此丈人乃養雞種黍以為田家事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或游言以增邑邑游浮也邑邑失志貌郊牧之田宜以為意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謂負郭田也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劉杜璩友也朱明夏節也相見在近不復為言慎夏自愛慎夏熱之氣以自保愛璩報

○與山巨源絕交書 山濤爲選曹擧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山嶔爲潁川太守時山濤謂嶔云康性行不堪職任與康意合故以爲知言 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經常也 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 公孫崇字顯宗爲尚書郎阿都呂仲悌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每喜足下家復有此甹 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 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我情也 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 旁通謂博通多可言多

許可也少怪謂少有責於人言寬容也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狹中謂不能容人也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間頃也遷謂爲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爲獨割引我以爲助也手薦鸞刀漫平之羶腥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薦進也鸞刀上鈴也漫汙也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已自守也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

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同知言共事相知者也今世有通達之人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與時同流而悔吝不生者非已所能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老子爲柱下史莊子爲漆園吏故言賤職柳下惠爲士師東方朔爲侍郎故言卑位短之猶非之也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

贍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君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同歸順性俱得所安也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吳將亡季札季札辭日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史記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旣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漢書向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亦作向臺佟者字孝威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爲業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踈懶筋駑

肉緩筋駑謂寬緩若駑馬也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
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
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
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
榮進之心日穨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
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任實謂用本情也禽鹿之性制之於少則易及其既長卽不可强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
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鑣馬銜也肴俎實也蓋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思遁逸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

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大將軍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大將軍曰此子素羸卿其恐之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無萬石之慎言放縱也好盡謂好盡言以招人過也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言康欲晚起不堪為吏所呼也抱琴

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瑟把蒲巴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痺濕瘺也俾利切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机亦案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瞿音句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

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塵臭伎巧心不奈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鞅掌象多貌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言若當官身顯則爲世教所排也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促狹隘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可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

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受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爲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掩也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徐庶字元直爲曹操所追庶母見獲庶辭昭烈遂詣操令言孔明以孔明與昭烈意合也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華歆字子魚管寧字幼安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此可謂能

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桷椽也莊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越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言不可因己之好章甫而强之使同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此用莊子鵄得腐鼠而嚇鴛雛事言豈可律以己之嗜臭爛而以死鼠養之哉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足下所好容華也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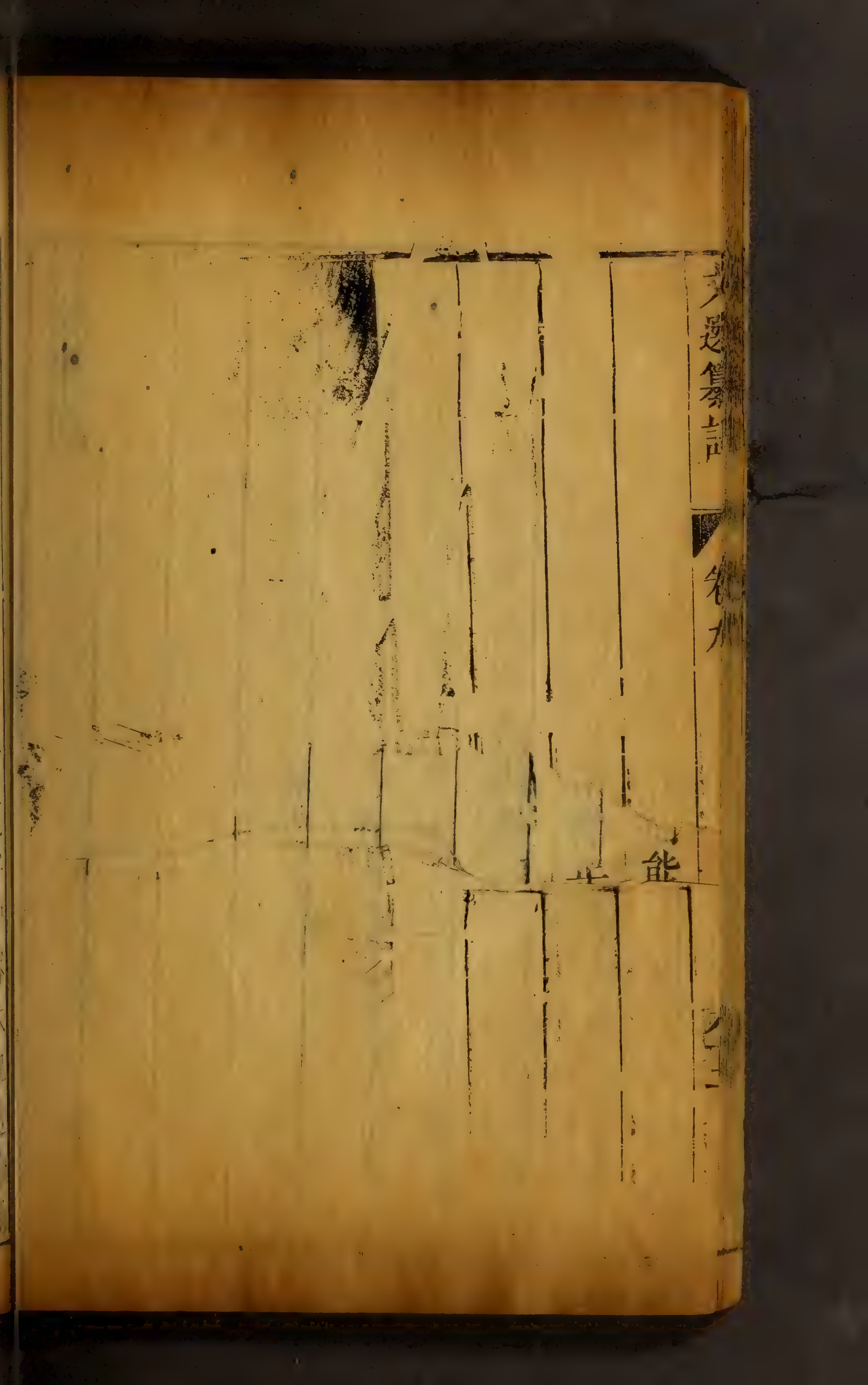
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
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
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
力
如何可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
向
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
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
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
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
可得言耳嬲擿嬈也音義與嬈同子言俗人皆喜華華我獨以離榮爲快此最近我情可得言

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黃門閹人也本絕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仕路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縕黂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奧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苦於口躁於腹衆哂之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

別嵇康白

田鄙細

能



〇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石苞字仲容太祖遣徐劭孫郁入吳都督揚州諸軍事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至吳不敢爲通

孫楚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 周易介于石不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傳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 左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日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故云全

國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褁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鄭伯非衛璧然以同降故遽用之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麤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漢火德故云炎精幽昧謂暗也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桓靈漢二帝也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貫穿也絕貫斷絕也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太祖魏武帝操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

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載則也重光謂文帝丕也襲因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公孫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自立為燕王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馮陵依憑也盤桓不進貌言恃險遠不脩職貢也周禮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貂馬產於遼言公孫淵與孫權以方物相連結也自以為控弦十萬

奔走足用信能左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控絃引弓之士也燕齊二國在遼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轢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以南面自尊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宣王司馬懿也師次遼陽而城濫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遼東郡有遼陽縣左傳援桴而鼓周易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次至也不守謂不能堅守也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疆場邊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言皆遂款誠附魏國自茲遂隆九野清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後漢書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

矣絜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言帝德廣遠想孫皓當已聞之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孫堅舉兵荊州引軍還住魯陽劉備震懼亦逃巴岷巴岷蜀二山名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䆗迄于四紀固言吳蜀恃此山水假息遊䆗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二邦合從子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二邦吳蜀也言相合扇動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持久可與泰山齊其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輔佐也桓桓武貌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鑒明也言謀慮絕於

衆人也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罙入其阻毛詩罙入其阻罙深也音彌入阻謂入蜀險阻也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兵法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景元四年鄧艾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會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劉禪詣艾降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平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名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竊號之雄謂劉禪也絳闕魏闕門也球琳重錦充於府庫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

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晉滅虢次及於虞秦并韓而魏徙居大梁言蜀滅吳亦為次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妾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諝使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蛻言如蟬之蛻殼也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之官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輔面頰也車盤牙也輔車脣齒一意舊註作陪乘可笑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此言吳王恃險自強不知滅亡之將至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

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太行木盡大修舟楫也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濬深也樓船船之高者艘船之總名自剋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周易黃帝堯舜刳木為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畜養也役不再舉謂一伐必平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眷眷迴顧貌電邁言急也崇城遂卑文王退舍左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

而降舍止也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亾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究盡也歷然改容祗承往告漢書尉陀蹷然起坐稱臣奉漢約蹷然驚起貌言能改尊倨之容敬承所往之書也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常日式用也言若輕慢不用魏之敎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衡征東甲卒虎步秣陵雍益青徐荊揚兗豫並州

名征東將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脅之也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燭日謂赤羽耀日也旌旗上畫星辰故云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周禮凡馬八尺爲龍躍路爲耳騎樂之盛也上卒奔邁其會如林邁行也如林言多也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渴賞謂貪賞也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膏心下也肓膈上也病在膏肓危病也言治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聽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

其無功也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言吳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是猶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至至字景眞代郡人後向遼西占戶焉初與嵇康兄子蕃友善至是將遠適乃作此書與蕃敘離舊本因安白故疑呂安與叔夜而其家諱作景眞今據晉書至本傳合作至故并作至白

至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李叟老聃也梁生梁鴻也歎謂楊朱不可教也謠謂五噫之歌也要之歎不爲入秦謠不由適越葢取意而畧文也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嘉遁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謠也不得已謂被遷也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

西山則馬首靡託（薄近也言日沒時馬首尚無所託也）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廻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慶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蹊徑也榛叢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其所懼者皆以下之事）至若蘭苣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蘭苣香草也桂林香木也以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也絃弓絃也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

則機易發此諭讒邪爲中正之風弩也怵惕驚貌衢道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橘柚生於南方玄朔北地也華藕蓮也生於水脩陵高阜也龍章袞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武王樂也聾俗不貴音者也言此四者各適其宜故難以爲美也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蔽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迴路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難託根以下也懸蔽懸車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遥征啓暉謂明也遥速也太陽戢曜則情劬於

夕陽太陽日也戢斂也斂耀謂夜也夕陽至晚而尚曜也肆目平隰則遠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步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言將掃凶惡也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崑崙太山崘樠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鉅鍔也言不加鋒鍔而六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

翮自屈也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喻嵇康承家世志潔清也藻文也肆當是居肆之肆舊註作布與上文義不協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徒有遠心相望也身雖胡越意存斷金胡在

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金雖堅剛人同其心則能斷之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勉之以純朴而戒其浮華也弗欽言不敢也恨不平貌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 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末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又以衆降魏故帝使丘遲與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棄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梁也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謂背齊歸梁也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開國謂爲江州刺史也同侯王劒故稱孤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亾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 奔亾之虜謂降魏也股髀也穹廬氊帳也魏本匈奴故曰穹廬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剸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後漢書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日大司徒公被害鮪與謀自知罪深不敢降上謂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殺人流血曰涉友于以演爲光武兄也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以繡流矢所中繡後降曹仍封爲侯剸插也刃箭鏃也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昔人之罪謂朱鮪張繡殺兄子之罪也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易曰

不遠復無祗悔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法網之疏漏吞舟之魚言輕法而重恩也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松栢不翦謂不毀其先代墳墓也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言宅宇幸妾皆未追沒也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此焉金印紫綬列侯之飾軺使車也節旌節也疆埸邊陲也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爲誓永傳圖於子孫也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氊裘之長寧不哀哉靦强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爲夷狄驅馳也長指魏君也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表請北伐遂屠廣

固超踰城走高冒獲之送京師斬於建康市裕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𤼵長安斬姚泓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成王光武昔都洛陽故云舊邦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魏也北虜謂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僞孽葢指宣武也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毛胡名大帥爲酋攜離也貳二心也蠻邸藁街皆置蠻夷之館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言魏朝久將破而將軍居其國同魚燕之危也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北至寒致

以江南物色之美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曰昔日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恨悲恨也所以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

情哉史記廉頗爲趙將奔魏久之思復用於趙呂氏春秋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而泣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起入荊西西果入秦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武也

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

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夜郎滇池皆南夷國名解辮謂解其辮髮以就衣冠朝鮮遠國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

額角叩地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北狄謂魏也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殿下者不斥言王也茂親謂帝弟也弔民洛汭伐罪秦中洛北日汭秦中關中也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丘遲頓首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因臨方思我言也

○重答劉秣陵沼書 梁典劉沼字明信爲秣陵令

劉峻 峻字孝標初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答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答之故云重然書不及辨難而但寓存歿之感不知何以言答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 難謂沼難辨命之論也天倫之戚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 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 長逝謂死也緒遺也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亾 徽美也沫滅也 青簡尚新宿草將列 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爲書宿草陳根也列行列

也謂墓草將陳也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泫然淚流貌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隙穴也駟馬馳而過穴喻速也波電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人命如之菊蘭言文章之美靡絕尚存也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梗槩略也酬報也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中心折脊伏弢而死漢書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賈誼誼具道所以然之故爽差也徵驗也言二人說鬼神事有實則我可答晉也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

絃歌而赴節 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王思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栢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葢山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樂音乃絃歌泉涌廻流有朱鯉一隻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

但懸劒空壠有恨如何 延陵季子將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已死於是以劒挂其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讓責也太常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識用廣大謂之博士

劉歆 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爲黄門侍郎至中壘校尉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歆爲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立學官而習之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 言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

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行於世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是古之罪謂以古非今者族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周勃封絳侯灌灌嬰也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生於壁中藏得尚書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運之故云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萌芽謂初始也衆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賈誼爲文帝博士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

出於建元之間建元孝武年號也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爲訓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成一經也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孝武末有人得秦誓書於壁中者獻之於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秦誓篇是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甚閔焉武帝詔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漢興秦相去七八十年全經未焚書之時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天漢武帝年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稍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眞也校考也舊文古文也三事郎尚書左傳逸禮也編比次也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皆惜其不施行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

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殘缺非古文也恐見破恐立學官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也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雷同如雷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抑止也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

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用力兾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歐陽和伯事伏生春秋公羊氏齊學也施讎孟喜從田王孫受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書春秋穀梁氏魯學也梁丘從京房受易夏侯勝從伏生受尚書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守殘守殘缺之經也

檄文

○北山移文

周顒字彥倫初隱北山後出爲山陰令秩滿入京復經北山故德璋代此山移文以絕之

孔稚珪 稚珪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爲宋安成王車騎法曹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移文於山庭也 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 亭亭高聳貌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俗皆貴之高絜之人視之草芥脫屣而已

不聆不顧也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游伊雒之間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豈期終始參差蒼黃飜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參差不一也飜覆不定也翟悲墨翟見練絲而泣也朱哭楊朱見歧路而哭也言周子無一定之志也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言周顒迴跡向山中而心猶染於俗也黷垢也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飲食仲長統性俶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

南郭僞俗俗中之僞士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顒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遯也竊吹草堂濫巾北岳竊盜也濫僭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顒盜居草堂借服幅巾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江皋隱遯處好爵指人爵也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聲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傲蔑皆輕也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覈胡革顒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者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隱於宕山以上言顒初志如此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言徵車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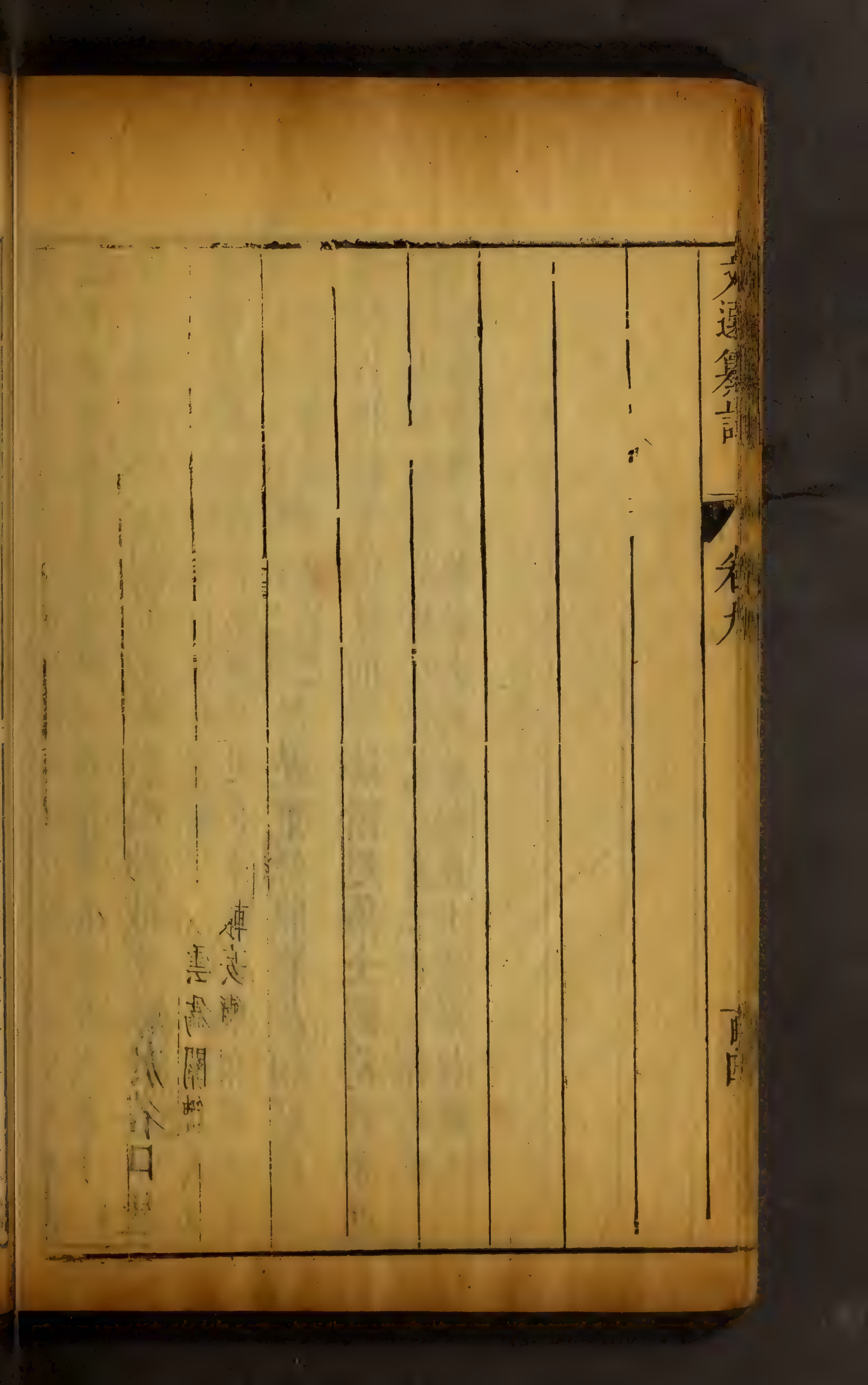
書也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軒舉也舉眉謂喜也芰製荷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悽愴憤咽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金章銅印也金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普木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孔傯總裝其懷帙書衣也擯棄也牒文牒也訴告也倥傯繁倨貌言道書講席永棄埋而聽訟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

每紛綸於折獄董仲舒集七絃琴歌鄒陽作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斷絕也綢繆親近也紛綸衆多貌結課考第也折獄謂理訟獄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張敞趙廣漢俱爲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爲令言將崇樹風猷以籠架之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渭城以西爲右扶風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此謂三輔也牧長也言希跡及之馳聲過之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我謂北山自稱也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摧絕破壞也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入仕已入塵網而有

（冠纓故云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慨歎也游子謂顒也欺誑也弔問也言山爲顒所誑而無人相問也）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託林澗以申其愧風月所以滋松栢之美言今遺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皐澤也素貧素之交也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拽（翊制）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拽棹也言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扃山門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芳杜薜荔

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懷愧耻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塵點我蕙草之路汙濁我洗耳之池乎

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岫幌山窓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鍵藏斂湍霧使無聞見也來轅妄轡謂顯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絕之於是叢條瞋膽疊頴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條木枝也頴草穗也謝絕也逋亡也言條穗瞋怒擊折顯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顯也



○喻巴蜀檄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僰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檄皦也喻使皦然知我情也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擅專也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 康居國名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

朝閩越南夷國名相誅謂自相誅殺而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僰蠻夷名蒲北切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喁喁衆口向之之貌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謂唐蒙也賓服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幣帛和戎之貨也衛護也不然謂意外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發軍興制謂起軍法追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自賊殺猶云自盡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攝謂張引注矢而持之也兵矛戟之屬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剖符受封也位爲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

予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膏脂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亾逃抵誅南夷謂夜郎也逃亡抵誅抵其罪而誅戮之也身死無名謚爲至愚無名言無善名也謚者行之跡言爲賊而死故謚爲至愚之人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言與立功之人相去遠甚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母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悼傷也信使誠言之使也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亾之

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奉幣和戎之事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老有德者三人以爲三老以教人孝悌）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重慎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〇爲袁紹檄州郡紹進軍攻許時劉備已奔紹何得復檄之因發檄假備名誤作檄豫改正

陳琳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各路言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操操曰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宥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左將軍豫州刺史備也郡國相守乃紹所統四州也觀後篇檄吳將校首尚書令彧名可例見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

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illegible]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饕餮貪也父嵩乞匄[illegible]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乞養之贓賄賂也言嵩以車載賄寶輸勢

問而官至太尉竊盜鼎司傾覆重器鼎三公象也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操贅
閹遺醜本無懿德㹮狡鋒協好亂樂禍協合也言操性與鋒鏑相合故特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幕府謂紹也董督也續遇
董卓侵官暴國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遷獻帝於西京也於是提劍揮鼓
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紹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東夏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棄瑕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也故遂與操同諮
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裨師偏師也紹表操爲兖州刺史授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
佻輕也略法也言操輕薄傷夷折衄女六數喪師徒衄縮也師徒衆也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操數敗喪師而紹每以精兵修輯之又表操領東郡被以虎文獎蹵子六威柄言操賁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獎成其威福也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秦將孟明數敗穆公不罪遂得敗晉報秦故云一尅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爲罪者亦冀操孟明之報也跋扈謂掘强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元元謂百姓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謟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操爲兖州邊讓言頗侵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林言多也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

徂東裔蹈據無所操爲徐州刺史爲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爲布所敗蹈據無所言無所依也幕府推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幹喻君也枝喻諸侯也叛人謂呂布也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擐貫也胡慢切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操爲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無德於兗州之人謂巳舉操爲兗州而操害賢也造恩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會遇也鸞駕天子車也時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時公孫瓚出軍屯槃河遂舉兵攻紹紹時爲冀州刺史人衆悉叛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遑暇也禮記曰各司其局

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翊輔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也當御駕馭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由心任意也在口言出而莫之違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非之者隱戮謂中傷之也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員品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柴懈睚五懈被以非罪榜

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彪爲司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睚瞋目貌楚檟也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也忒惡也言隨其情之所發以肆其毒而不顧法律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母昆謂同母兄弟也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祼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言塋樹猶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乎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隳壞也突破也言操

置廢丘摸金之官所過皆破壞塚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罾繳以射鳥者坑亦穽也以捕獸者喻法令煩酷人易犯也兗豫二州名操所領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詰謂問其罪也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言紹加意容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而終不悛也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棟梁喻大臣也謂楊彪忠正謂趙彥

輩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伐擊也謂紹征瓚時也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彊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操暗與瓚書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也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即交質之質前登即先登言降紹為所用也犬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淪沒也言皆畏威亾沒於山谷之中也於是操師震慴章獵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

震慴驚懼貌敖地名中有太倉俯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爲固**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螳蜋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故云斧隆車雷車也雷爲豐隆故云隆車隧猶轍也喻操之拒紹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戟戈屬胡匈奴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言紹士卒之盛如此**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紹出長子譚爲青州甥高幹爲并州州太行直河內野王縣涉度也濟漯二水也**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左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掎戾足也劉表爲荊州刺史與紹相結故云宛葉二縣名**雷震**

虎步並集虜庭虜庭謂操之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焫燒也沃灌也熛火飛也舉炎盛之火而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幽冀二州名故謂紹故部曲也其餘兖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言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

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也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言州郡若誤聽給之以兵是彊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衆人以助叛逆矣漢書以旅爲助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舉謂舉兵幽州紹中子熈所領書到荊州便勤見兵與建忠將軍

協同聲勢張繡以軍功遷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羅落布列也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不究其前罪也如律令謂當遵行也



〇檄吳將校部曲文曹操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漢

陳琳

年月日子尚書令彧子彧也荀或爲尚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

墨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簡墨謂刑書也譬猶鷇角口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爾雅待哺曰鷇鷇卵鳥子也陸梁跳躍貌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禹時有苗弗率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爲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刋南越之旌不拔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刋除也史記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征之不刋不拔猶云至今存也以上言長江之不足恃也昔夫差幷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

彊矣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遺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申胥本伍子胥也奔吳後封於申地故曰申胥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鑿越軍稱竿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與晉定公爭長越王聞之襲吳吳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吳宫而殺夫差及吳王濞驕恣屈彊猖猾始亂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立爲吳王始亂謂爲亂首也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氷泮太尉周亞夫也滎陽郡名濞與漢所封七國同叛瓦解氷泮言破敗之速也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

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卽紿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鶚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二華太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險固驅率羌

（胡自謂無敵矣而曹討之如順風縱其兵盛火大兵未及鼓而賊以破亡）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漂浮也櫓大楯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迸散也鳴吠猶叛亂也韓遂字文約言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吳者為伐韓遂馬超也）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隴西宋建自稱平漢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相救）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教人長雄巴漢漢末力不能征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負倚也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也）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致天下誅謂討罪也）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

偏將謂夏侯淵也旍首懸首於旗也萬里自京州至許也軍入散關則羣民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陽平關名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十萬之師謂張魯之衆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潰亦竄也巴中地名魯初欲走入巴中曹操遣人慰諭魯盡家屬出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朴音浮落聚落也巴賨皆地名王胡杜等皆巴夷諸姓也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兵不鈍鋒言不挫也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

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堵牆也安於牆堵不失家業也反還也而建約支屬皆爲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支屬謂親黨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彼謂魯等此謂建等夫擊鳥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攫執也言鷙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武王勝紂於牧野由孟津退師以示弱也此言前不伐央之意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

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抒翦除而防衛之也扞衛也音捍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並戎狄號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九江郡有壽春縣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武都氐羌郡名銳利也汶江名搤捉也庸蜀地名言不令爲吳之援江夏襄陽諸軍横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横海之師直指吳會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横海皆將軍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也萬里赴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

必當梟夷期命謂權命盡之期也丞相曹操也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枝親黨也故毎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廬江太守劉勲率衆降封爲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張遼侯成皆呂布將還討眭固薛洪樛音流尚開城就化眭固屬袁紹屯射犬操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薛洪樛尚留守自將兵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操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官渡之役則張郃烏合高奐舉事

立功（官渡地名役征也操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此言高奐當有二名）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操追譚至洹水而游逆降）審配兄子開門入兵（袁譚敗後審配兄子榮開鄴東門納操軍以降）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

虚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寳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歳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操使張遼與樂進等屯合肥操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斬二將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操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今欲禦我大軍必難望其存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

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盛憲字孝章爲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操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逋亡罪人百姓之所怨讎也伊摯伊尹也武王伐紂飛廉與紂同戮此感吳羣臣也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

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
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
林莽言之可爲愴然永相謂採也惟思也舊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膂良也乂養也周泰明盛孝章兩家皆爲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湮沒林莽謂爲庶人也聞
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魏周榮叔奐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彼皆能繼祖父堂構世業也子達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諸顧
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
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實利器而並見驅迮窄雨
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迮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言並

被驅迫不得還漢所以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鷦鷯小鳥也爲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筭計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是其次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音煩

戰國策魏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早圖之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項梁使使趣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閒齊王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何則以其所全者重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先賢謂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棲也日至一

曰謂苟存朝夕也放至也玉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雖欲救之亦無及

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

律令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級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

〇檄蜀文 魏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檄蜀

將吏

鍾會 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敏慧夙成爲祕書郎遷鎮西將軍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
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
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
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言眷蜀人遺令討之 今主上
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主上指陳留王奐也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

王室宰輔謂司馬昭也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劬勤也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悼愍傷痛也言巴蜀百姓獨不爲魏人而勞役未止也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於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洛谷合成五道也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剋乃修文德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干楯也戚鉞也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尚書式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今鎮西奉辭銜命攝

統戎車鎮西會也此檄當特蓋記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令也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國語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百姓也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先主乃歸曹操操以爲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袁紹左傳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

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處也黃帝出軍訣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旛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淸鼓鞞之音婉而鴻是謂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比近也無寧歲謂不安也諸賢謂蜀將吏也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公孫述據蜀光武使吳漢滅之授首謂就戮也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

諸公所備聞也左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言險塞之所非一姓常居有德則處之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内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江夏太守孫壹以衆歸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文欽與毋丘儉舉兵反司馬昭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欽子鴦及虎踰城出自歸昭表鴦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内侯進兵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

遠將軍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廻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舊註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國用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爲辭而以巳意難之以諷天子令玩其文義莫非逢君不知何以言諷也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也　威武紛紜湛　沉　恩汪濊　烏外　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　湛厚也汪廣也濊深也濡潤也方外言遠也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　蒙江　定筰存邛　冉駹筰邛皆蜀郡西部也披披靡順從貌存謂拊慰也　略斯榆舉苞蒲　斯音曳斯榆國名苞蒲夷種也　結軌

還轅東鄉將報（軌車也還還轅將報謂將遠歸以報命也）至于蜀都耆老

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

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羈縻謂似以繩縈絆而已）今罷（皮）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

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

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累也）

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

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

記言其來久也仁強指漢以前帝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鄙人耆老等自謂也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烏謂此言所說非也必如父老之言則今之巴蜀何以變其椎髻左衽之俗而從中國之服也僕常惡聞若說若說猶云此說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麄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原本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即難與慮始可

（與樂成意）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移徙崎嶇爲避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慼憂也堙亦塞也決江疏河謂理水也灑分也史紙切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奏）胝（竹尸）無胈（薄葛）膚不生毛（豈唯民哉言非獨百姓禹亦勞也胝繭也胈股肉也言艱苦甚也）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于茲猶云至今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

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

今獨曷爲遺巳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巳戾狠惡也言狠惡之夫見者猶且垂涕況天子能止而不伐乎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胡匈奴也誚責也四面四夷也風德謂使以德諷諭胡越而其君如魚鱗之相次仰承流風也號教令也億計言多也故乃關沬昧若徼叫牂臧牁以沬若二水爲關柵牂牁江以爲界也徼塞也以木爲柵於水也沬水出蜀西徼外入於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入江鏤靈山梁孫原鏤靈山言刻石以紀功也孫水名梁謂作橋於上也剏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輝乎

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得覩光明名且也橅憤切奭明也偃息也禔安樂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周氏絕業乃海不揚波重譯來朝之類舊註作修典禮義未協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王者太平則封太山禪梁甫鑾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也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

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藪澤悲夫鷦鵬大鳥喻通西南夷事也羅者喻大夫先生輩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懷來謂其所懷之以來欲陳之意也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敞罔驚視貌靡徙移足貌遷延却退貌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遺行謂有遺失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

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鷃小鳥也鯤魚朝發崐崘之墟暴鬐巨夷於碣石暴露也鬐魚之鬚鬣也碣石在海畔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孟諸大澤名鯢小魚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古回意琦巨宜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 都居也 今子大夫 子大夫稱謂之辭非謂朔爲大夫也 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

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同胞之徒謂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言其不能備知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帶連如衣帶也盂器也覆盂言安也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

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雖然一轉不似答辭又若有自規意）

詩曰鼓鍾于宫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或有諸中必見於外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音稅)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生之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鴞飛與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

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黈纊以黃綿懸冠兩傍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塊獨貌廓空也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以上正是自明所以陸沉金馬門之義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

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管竹管也蠡蚌蛤也測量也筳小木枝也撞擊也由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精鼱鼩之一名奚鼠咋齧也士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白也靡靡爛也靡與縻古字通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梁昭明文選卷之九

